

不动声色

周传奇

“看！我又捡到钱啦。”朱之文走在郭小明身后，无意间看到了一枚“五分钱”硬币，抑制不住激动，脱口而出。

你要知道，这对40多年前贫困山村的小孩朱之文来说，“五分钱”是个天文数字，可以买许多东西，更可满足久没沾“腥”的口欲。

说起朱之文，让人心酸。他母亲多病，家中兄妹多，又有年老体弱的爷爷奶奶，十口之家全靠父亲一个壮劳力挣工分，一年忙到头，入不敷出，是村子里有名的困难户。好在他家与人为善，待人客气有礼。乡亲们纷纷伸出援助之手，帮他家渡过难关。这在当时物资奇缺的年代，大家都很难的境遇下，朱之文一家奇迹般地挺过来了，家境渐渐好转，他也愉快地度过了童年。

朱之文与郭小明年龄相仿，两家又是前后屋，是众多伙伴中最要好的。但郭小明家境较好，父亲是商店的售货员，母亲在家务农，他是家中老小，自然受到父母宠爱，生活得无忧无虑。为此，他常常与小伙伴们一起上山采菇、下水摸鱼、爬树捣鸟、骑牛打仗。

郭小明因年幼顽皮，有淘气的天真；也因家人谆谆，有怜悯的善意。他同情弱者，但从不自炫，经常与小伙伴们玩在一起，吃在一起。如货郎下乡来了，他常常买点糖果

或熟食，与伙伴们一起分享，共同快乐。久而久之，他发现朱之文面对诱人的糖果时，分明流露出想吃的眼神，却不主动上前讨要，而是借故上厕所，或推说家里有事，悄无声息地离开。

郭小明深知他家之苦难，更知家教之严厉，诸如：不白吃、不乱要、不添乱等等。如何帮他，让他高兴？郭小明思虑多日，突然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

随后的日子里，朱之文每逢与伙伴们一起玩乐时，时不时会捡到一分、或两分、或五分的硬币，郭小明看他高兴的样子，夸他眼力好，有财运。当伙伴们向朱之文讨钱买东西时，郭小明便以他“下次买”为借口转移话题，说话的同时自个儿买来伙伴们爱吃的东西。

就这样，小伙伴们不知不觉地度过了欢乐的童年、少年。随着年龄的增长、时代的发展、家境的变化、学业的增多，当年的小伙伴们各奔东西。有的结婚生子在家务农、或外出打工，而郭小明的父亲是下放知青，老早举家外迁。朱之文名校毕业后留京成为名医。

岁月如流，人生难料。一天，朱之文接收了一位家境贫寒，下岗多年的重病号。望闻问切之际，为之一惊：“难道是他，他们？”虽然40多年未曾联系，也没谋面，但凭他的直觉和



观察，保准错不了。

“世界这么大，真没想到竟在这里遇见，缘分呀！”朱之文百感交集，感慨万千。但他们只知他的医风好受宠若惊，面对面却丝毫没能认出他来，也许穿着白大褂，也许变化太大，也许……朱之文凝视良久，默默无语，顿时，一股暖流如闪电般贯穿他全身，热泪禁不住滚落下来。

几十年来，朱之文每每回想起拾钱的细节，正如自己父母生前所说，肯定是郭小明故意悄悄丢的，不露馅，不戳穿，权当是帮他。这“不动声色”的助人美德和方式，让朱之文为之动容，铭记在心。

朱之文走出病房，泪流满面，暗暗地握紧拳头，一定要伸出援手。经诊断，病人已是癌症晚期，但他对陪同的中年人说，老人的病情还需观察两周，先办个住院手续吧。恰巧有个学术研究急需观察这类老人的病情，趁他心情好，让助手带你们到京城逛

一逛，从老人家的心情变化中作进一步诊断，当然一切费用免单，你们放心就是了。

在老师的暗示下，助手尽心地陪同他们父子俩先后逛过天安门、天坛、长城、故宫、十三陵等名胜古迹，让他们第一次感受到首都的美好和快乐。不知不觉逛遍了京城大街小巷，父子俩心情特别高兴。就在他们办出院手续时，朱之文握着中年人的手说出老人的病情，并提醒他，要珍惜临终前和老人的相处，别让父亲接受无谓的有创治疗。

一个月后，朱之文收到了一封感谢信和一张汇款单，是那中年人寄来的。信中说，感谢你十万元的经济援助和免费邮寄的药物，钱没用汇给你。父亲回家后经常念叨你，是你让他得以享受最后的自由时光，从容淡定地与亲人告别，走时安详，没受太多苦。落款：好伙伴郭小明。

难忘那串单车铃声

王明洪

暮色西沉，夕阳染红了半边天。一串串悦耳的单车铃声将我小小的心带到遥远的天际，年幼的我站在村口踮着脚尖翘首张望，心中充满了期待。终于，一个矫健的身影伴随着单车铃声由远及近，近了，又近了，更近了，最后终于凝成一个高大的形象，变成我的父亲。

父亲不只是我个人的父亲，还是

一个班孩子的老师。父亲的学校在离家十来里路的另一个乡，学校很小，两间低矮破旧的土坯房仅能容下70人，父亲是小学的老师也是校长。

“哎哟，老了，老喽，想当年生吃牛肉不用切，现在只吃豆腐和鸭血！不服老不行啊。”这是父亲对着镜子照了半天后得出的结论。在一旁看书的我这时才注意到父亲额前那一缕飘逸的白发，刹那间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和不安爬上心头。长路漫漫，父亲陪我度过了无数个凄清寒夜。想到总有一天他也会舍我远去，而漫漫长夜我终究要一个人走时，那种悲痛和感伤是无以名状的，也是撕心裂肺的。

生平第一次违抗父命是在那年高考后，分数下来后父亲满心欢喜。在这之前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

他唯一的儿子能和他一样执三尺教鞭。教书育人这自然是好事，况且当时农村盛行的说法“子承父业”。父亲的事业自然要有儿子继承，这一点本是天经地义，可时代却让我成了“逆子”。我义无反顾地走上当兵这条路，是父亲始料不及的，同时对他的打击又是不言而喻的。记得刚提出这一想法时父亲暴跳如雷，坚决反对。可我毫不退让。打那以后，父亲就沉默了，对我的事听之任之，不问不问。

邻人对我当兵一事都感到很诧异，父亲不得一遍又一遍地解释：“孩子大了，总要有一些自己的想法，不可能一直按着父辈们划的方方框框走下去。”父亲对我的选择是不悦的，只是碍于情面不好左右罢了。那段时间，父亲常一个人在背地里生闷气，平日里很少抽烟的他总是坐在沙发上吞云吐雾。话语自然也是少了许多，父亲这种无声的抗争，令我心如刀绞。

当兵走那天，亲戚好友都来车站相送，唯独父亲没有来，我有些伤感。当接兵的客车缓缓移动时，父亲竟奇迹般地出现在人群的外围，这是我意料之外的，可那分明就是我的父亲啊！车窗外婆娑的黄叶勾勒出一个个秋的轮廓，父亲老了，而我长大了，我的心头掠过丝丝悲凉。听母亲说，

车走人散后，父亲还独自立在那里久久不肯离去。哎，我的父亲啊！

部队在东北的一个偏远小镇，常年飞沙走石，荒无人烟，苦得很。每每闲暇之余，当初对父亲的伤害一直在我心里耿耿于怀，我没有勇气去祈求父亲的原谅，只祈祷上苍保佑他健康。

前段时间，远在千里的父亲竟给我写了封信：“……年轻时逞强惯了，现在上了年纪，凡事皆想躬身实践，却又力不从心！烦闷之余又有小疾困扰，但无大碍，你大可放心。思来想去，你的抉择是对的，至少于人已都还不错！父子一场，本不该奢求太多，只愿你好，仅此而已……”读完父亲的信，我情不能自已，潸然泪下。夕阳里悦耳的单车铃声仿佛又萦绕耳旁，往事变得鲜活生动，历历在目。

记得年少时曾读过一本书，书上说：“生活原本很难，而刻骨铭心的爱却能够如此简单。”那时反复揣摩不解其意，今日恍然大悟，大爱无言，大爱无声。父亲原谅了我的不孝，父亲的心永远是一颗父亲的心啊！

亲爱的爸爸，如今我是你的骄傲吗？你的孩子已经长大，站岗执勤保卫国家，风吹雨打都不怕。贫穷的我什么都无法给予你，仅能给你那些微不足道的关心，你收下吧！

